

## 社畜如何度过七夕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5631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56317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发郊, 姬屋藏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, 殷郊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武王</a> <a href="#">why do you write like you're running out of time ?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3 Words: 8,469 Chapters: 1/1

## 社畜如何度过七夕

by [QuinnPB](#)

### Summary

老夫老妻的流水账

###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1.

晚些时候他回偏殿，一路都没遇见宫人，他问随行怎么回事。内侍答：七七乞巧，大王先前准过这一晚回家团聚，因此宫女们都告假了。

武王立在原地，慢慢转了圈手牌。建都后他不常待在宫里，面见得少，内侍猜不透他的想法，疑心他或许不快，掀开摆子要跪下请罪。

“我年头是准过……”武王想得脑壳疼，换了截穗子在手里头搓，“可乞巧到底是哪个节？”

内侍膝盖已弯了一半，不好再起来，伏腰答道：“民间说‘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’，八月女宿星西滑，牛宿追升，是难分难舍的天相，因此女儿们都在这天登楼乞巧，要盼求一个好姻缘。”

武王若有所思，内侍看不清他表情，悬着的心又紧张起来。

半晌过去，上头又传来一句：

“这个节……只能女孩儿过？”

“姑娘们要求姻缘，男子当然也过得。”

“既然都能过，可没什么别的讲究吧？”

“大王多虑了。天下初定，人人要出来过节，年年都有新花样，热闹得很。”

话到这里，武王大抵满意了，放开穗子继续前行。内侍小跑着跟上去，一路潺潺溪水，环佩轻击，叮叮咚咚，原来是武王的步子比先前更快些。于是内侍跟到偏殿门口，自觉停住了。

姬发一人往里走，小案、软榻，都空空荡荡。再转到屏风后，窗户半敞着，殷郊果然正坐在风口看书。他头发垂在肩上，发梢挂了点水，被晚风吹得忽上忽下，跳舞似的。姬发突然来了兴致，蹑着过去，一把抽掉他手里的竹卷，顺着卸了手肘的力，殷郊上身不稳，仰头跌进身后的臂弯里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姬发不回他，笑着要往头发里埋，殷郊就伸手朝后抽。武王当年沙场雄风犹在，眼头一比，机敏地偏过脑袋，结结实实挨了一下才松手。接着顺理成章捂起鼻子，说痛。

殷郊慢慢把书卷起来，往阁边走。

“那忍着吧。”

“你不给我吹吹吗？”

殷郊收拾着，听到这儿抬起头瞧过去。立秋后风褪了热气，他说出来话也凉飕飕的：“我是个五大三粗的武仙，已经打伤了一次，要是不小心再动了巽诀，又吹着这儿那儿的可怎么办？我可不干。”

“口舌之纷，伤在我心，”武王半靠倒在窗榻上，“我原本只有鼻子痛，听了这话浑身都难受了。”说着朝里一歪，留下一道萧条的背影。

去过昆仑的人知道，草木灵犀，这是说仙人开了慧眼，常常能见到生灵百态的不同模样。比如眼下，殷郊就能看见姬发朝服后头掂出了条尾巴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晃荡，恨不得伸到他面前勾搭。

他叹了口气，走过去问：你今晚吃过没？

姬发露出半只眼睛往后瞧他，说刚从前头出来，没有。

殷郊挨着他坐下来，掰开他指头说：“也不奇怪，你有心事，就爱闷着干这样那样的事。”

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”姬发撑手翻过身来，“我从大殿回来，一路空荡，人都不知去了哪。我问公公，他说我先前准过，因此年轻的宫人都趁着今晚过节去了。可我是照着旧例批的，其实从没听过女儿乞巧这一说。我想，是不是这些年东征伐纣消耗了太多心神，我一心要记住苍生的劫难，要还天下安宁，十几年杀伐征战，现在反倒不清楚真正的太平热闹是什么样……”

他仰头望着殷郊，还有些想说的话，但没说下去。

“在西岐听过吗？”

“那时候多小，兴许有……或许没有。”

“那也许就是过过，只是忘了，”殷郊顿了顿，“再说哪有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？上了马，只想着要做好将士的事，先活下去，再学会打胜仗；等下马进了庙堂，天下初定，休养生息，开疆封侯，立业守成。人不是天生圣贤，一桩桩一件件，不都得学着来吗？”

姬发听着，有些走神。

“你从昆仑回来，修养身性，说话也越来越像那些仙人了，”姬发把他的手翻过来，描画手心，“我没有你现在的心性，总想快点把这些做完——小时候我见过父亲治下的西岐，女织男耕、良田万顷，秋收时万民同乐。郊，我举兵至今，也想亲眼看看我的太平之世是什么样……”

他说到这松开了手：“不过我心里有数，有些事恐怕来不及我去做，如今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

他抬起头，鼻头还红突突的。殷郊凑近亲了一口，笑他：“我知道，你是想好了在这等我说呢。原先不早跟我讲，这会都洗过了。等我换件衣服和你去过节。”

这种事瞒不过他，姬发转开眼睛，嘴还是硬了一下：“早也早不了，我路上才听说的。”

殷郊抿起嘴不接他话，松开手，往屏风后去换衣服。他逆光立住，雕栏遮了头发，剩下的亵衣与腰腿，影影绰绰，很修长一道，同往常有些差别。姬发默默看了会，半坐起身，换了姿势。

殷郊声音从屏后传来：

“公公跟你说乞巧的含义了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可没告诉他要出去吧？”

“他看我急着来找你，就算不说，心里也有数。”

“咱们俩加起来也过半百了，要混在一群小许多的年轻人里凑热闹，他心里指不定怎么笑呢。”

姬发正拆了手头的扳指玩，听到这话又戴了回去，说：“他心里怎么想，也不能在我面前露出来，告不告诉都没什么区别。”说到这他抬了一眼，殷郊已经换好出来，还是多年前的旧衣，外袖短了一截，露出手腕来。

“头发就这样散着吧，”他走过去，压住殷郊的手里的发簪，“还没干，束起来容易着凉。”

殷郊回头打量他。武王伏案制礼月余，除了双眼愈发亮了，其余地方只剩了潦草。殷郊把头发从他手里拽出来，推着他说：“你到镜子前照照，我俩这样出去，一个不伦一个不类，怎么好意思。”

姬发摸了一把下巴，振振有词：“也好，正好认不出来我是谁，等明天起来再叫人修修。”

“拖两天等到太公来找你了，到时候可别把祸往我这引。”

“我不引，”武王接过他递来的衣服，继续胸有成竹，“我上回跟他交代了，我这是仿效他老人家蓄须，他这几天放我一马，没话来了。”他说着掂掂襟口，又摸了摸下巴。

“你也就是仗着太公这几年不好拿尘拂抽你了，什么都敢往外说。”

“我一向什么都敢。”

殷郊听了，突然停下摆开手，道：“那我什么都不带了。”

“好好好，”姬发从床底又摸出几枚铜贝<sup>1</sup>，“咱们等会儿走南街骑快马出去，我饿得快不行了。”

(1)：一种风俗，结婚时往床上撒五谷和钱币。

2.

镐京近年来风靡一种汤食，酸辣鲜香，老少皆宜，诚然武王本人摸不着头脑，但各店招牌上写得清楚明白，此面确实与他有深厚的渊源。

姬发同殷郊站在街口，夜巷灯火通明，人头攒动，车水马龙中，到处都是——

岐山臊子面。

“我怎么会杀了一条龙，还要吃它的肉？”武王扶脸走进一家还剩空座的小店，“且不说一整条龙猴年马月才能清理干净，龙肉能好吃吗？”

他这句正巧被店家听见，立刻热情地上来解释：本店售卖的都是改良后的正经猪肉，龙现在属于西周国家保护动物，除了天赋异禀英明神武的武王陛下，咱们都是不能吃的。

店家言语中不乏崇敬，英勇的武王陛下听完面如死水，决心三缄其口。殷郊在桌下戳了戳他的肚子，憋着笑叫了一份肉的，一份素的。

“你尝一尝，不就知道了好不好吃了？”

姬发侧脸瞪着他，忍不住伸手拍了一把。

“你别老跟着笑。”

“怎么，我开心也不能笑吗？”

“你拿我开心。”

“我是替你高兴，大家这几年听了太多神魔妖怪的故事，天下爱戴你，民间才有这样的说法。”

“民心向善又淳朴，往后人神要两隔，从我开刀，能提早这样想未尝不是好事，”两碗面上来，姬发分了一碗给他，突然手又扣紧了，“他们爱怎么说都行，但你不许笑。”

恰时又挤进来一位拼桌的小哥，殷郊瞥了眼，伸手把海碗推回他面前，先前要说的话到嘴边换了：

“你吃这个，我要另一碗。”

这面沾了武王的光，吃起来也差强人意。姬发饿狠了，闷头嗦面，架势很猛，邻座小哥迫于压力，也埋头苦吃。桌上只剩下殷郊一个神仙拈着竹筷挑臊子，半擦都进了姬发的碗里。小哥余光来回扫荡，闪出一道福至心灵的眼神，夹起最后几块蛋饼，递到武王碗边，抹嘴转头跑了。

姬发吃着，后背一激灵，抬起眼皮，突然有些惶恐。

殷郊不看他，托腮叹了口气，嘴里念道：早知道叫一碗面两份臊子，我吃不下了。

姬发端起碗紧挨着他坐下，又扒了几口，说：“他哪想到这么多，只当你接济我呢。”

“他今天攒了武王的人情，往后要长命百岁了。你现在从以前不同了，不该随意受别人的好——”殷郊回过头，朝他露出掌心，“给钱。”

姬发摸出来一把碎铜子，点了几枚划到他手心里。

殷郊眉头一竖：

“咱们床边那么多钱呢？”

“那也得省省，洞房只有一晚，往后每年要都我没听过的节日挨个冒出来，再多钱也没了。”

殷郊斜眼瞧他，猛地抓着钱收回手来，附和道：“也是，横竖你最有理。”

武王腼腆一笑：“我们西岐人都这样。”

稍后他结了账出去，殷郊已经沿着街逛出去一截。前朝太子很是出挑，再说长发好认，他不急着追，隔了几步，慢慢跟着。

人流朝西，他随了一段，发现越往前，结伴的男女越多，有些襟前别了并蒂的花，还有些挽臂缠绵而行，他不免油然生出些上了年纪的感慨：青年情爱，往往如胶似漆，半刻也不愿分开，自然不懂苦短甜长的道理。他四顾环视，转而看见殷郊还在前面，翩翩一道，又很有点得意：这些他何止有过，还能再多出许多来，郊不仅在一百个里面是最好的，一千一万个里也还是最好的。

他正想着，前面的身影突然停住，朝后望来。夜色不明，殷郊的眉眼如同天光中的远山，在层层烟青的雾后，像是冲他弯了弯。

这场景似曾相识，也许郊散着头发，也时常冲他这样笑。他顺着人潮走过去，殷郊挑眉问他：“你磨蹭什么呢？”

“我四处看看。”

“那都看到什么了？”

“见到的都是从前见过的，说出来也没什么稀罕。”

殷郊同他并肩往前走，说：“我不一样。我看到身边的人成双成对，就想到了你。”

姬发想他原来在等自己，就说：“也不是时时刻刻要挤在一起，我一直在后面看着你，这么大个人，又不能走丢了——”

殷郊摇头打断他：“不是，我是想到……”

他们恰好走到街角，人都继续朝着南边去了。殷郊趁着这个间隙侧头贴过来，笑道：“我想他们眼下是都挨在一起呢，倒像我落单似的。可他们哪知道，后面有个人，他一直跟着我，我们俩一路走了好多年了。”

他话音未落，西南边突然窜起一道红色的焰火，在天际炸开，这遭来得毫无征兆，身边许多人都被吓到，嗔怪后是此起彼伏的惊叹声。殷郊搭着眉向烟花下远眺，突然指尖一紧，他低头，只见姬发玄色的袖子覆上来，掌心贴在他的手背上，猛地攥住了。

“也许不该出来的。”

他荡了荡两只缠在一起的手，问：“这会儿怎么这样想？”

街上人越发多了，挤撞也多，姬发牵着他沿墙根走，说：“原先没想到还有焰火这一出，我们去宫墙上，能看得更清楚。”

“你又不是没看过放烟花，还计较这个。”

“我是想——”姬发突然停住，侧头看他一眼，若有所思，“我私心想咱们俩单独呆着也挺好……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用太顾忌。可真要在宫里没出来，我这会多半也不甘心——有些事我听到、见到都不够，必须亲身走这一趟才知道。”

“出来也没什么可顾忌的，”殷郊歪头碰碰他脑门，“这会儿人人眼里都只有心尖上的一位，哪还有闲功夫看我们？”

姬发看着他，似笑非笑，没再说话。

3.

再往前出了夜巷，饭馆商铺零零星星，街边的摊铺反倒多了起来。一路走来，招揽生意的

小贩层出不穷，从脂粉水彩到古玩字画，五脏俱全。姬发被拉住两回，纵然有西岐美德傍身，也不由对这接二连三的推销话术心生敬意——一位商贾诚心要卖，那天地间没有一道是不买的理由，殷郊就是活生生的教训。

起先卖簪花的让他买两支给心仪的姑娘，殷郊耿直地答没有；商行立刻改口，说先买着，等遇到合适的再送也不迟，殷郊鼓气说：我遇不到；但这也难不倒对方，说下策也有，不如提前插好，要是能遇到插了同样花的，缘分一场，不失为一桩美谈。

话到这一步，已经是无处可逃的地步，果然他回望着姬发，眼神黏糊糊的。此情有些惨不忍视，姬发憋着笑朝小贩丢了两颗铜子，那人见好就收，赶快挑出两朵递过来。

姬发不接，问他：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？

那人举着花装糊涂，姬发指指他肩上的搭袋，说：“钱我不计较，好歹不能缺斤短两。”

气氛一时有些剑拔弩张，殷郊捏着他袖子往前望，只见贩商拍脑一笑，咧嘴道，是我忙忘了，幸亏公子是个懂行的。

他掏了两枚铜针出来，两指一翻，三倍粗的花茎就被别进一截多孔针中央，说了怎么穿在衣襟上，才伸着双手递给姬发。

“你早先把钱给他不就好了，”殷郊拿着花针在手里看，“你就知道在边上笑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”姬发给他别上，“我不是一路观察着吗，不然这针从哪儿来？”

殷郊停下要瞪他，突然又拍了下脑袋，小声说：“呀，忘记问他这是什么花了。”

“我看着像月季。”

“你别老不懂装懂，牡丹、月季是大瓣的花，这个是分瓣的。”

姬发回头望了眼，说：“这会儿也找不到那个人了，不如明天问问太公。”

殷郊奇道：“你嫌他几天没管你了，要拿这个往他鞭口上撞？”

“这花折得太靠前了，茎是命脉，又被这样缠在铜针里，多半是挨不过今晚了。你要是想知道，咱们回去把它描下来，有空问问他，太公也不会多说什么。”

殷郊垂下头端详，是一朵鹅黄的花，正值簇放，在黑天各色的光影中也并未逊色。这样的花，却熬不到自然凋零的那天，正盛的光景，要静悄悄地离开了。

他对姬发说：“要是有土有水，昆仑的仙法就能养活它。”

“仙法也不是处处都好的。”

“怎么这样说？”

“花败了，养花的人赚到安身的钱，簪花的人博了一时的欢心，花并不是无故死去，时也命也，它是这样的命数，并没有什么可惋惜的，”姬发捋开一缕滑进他领口的头发，“你今天用仙法救活了这一枝，那剩下一街的花又如何呢？”

“倘若我只想救这一朵呢？”

殷郊微微抬起眼，姬发看着他说：

“草木无辜，你心存垂怜，并不是坏事，可今天有留下一朵的私心，又怎么能保证不再有下次呢？长此要徒增多少忧虑？”

他话里有话，殷郊不太爱听他这样说，抬手碰了碰胸前的花瓣，柔柔软软，不再说了。

前路越发宽阔，姬发依稀记得这是搭祭台的交口，八月诸事平安，台架都撤了，只剩下东南西南两角还架了半台，暗处不太清楚，大概是堆了焰火。路口这会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他望了一圈，松手让殷郊别动，转身穿过人群朝来路走去。

台边另点了一支焰火，殷郊没有等到他，忍不住转身寻他。不想身后的人乌压压的叠在一块，身长也帮不到什么。殷郊挑眼转了一周，又想到他说别动，还是在原地没有走。

再过会又换了大簇的花火，大红大绿，像各种花鸟的形状。殷郊独自看着，其实也算不上多新奇，战乱初定，民间凑不出来什么像样的烟花，他们小时候见过火树银花，天似不夜，整个朝歌亮如白昼；大一点又见过仙法妖术，移山破海，神出鬼没。见得太多，越是要惊天动地的，看来越是平平无奇。再说，人多是图个热闹，也不见得真就在意看到了什么。他正想着，突然肩膀被人碰了下，一个黝黑的影子从人缝里挤出来，突然将他罩住了。

扑下来不知道是一块什么布，还带着灰，殷郊没来得及反应，先连着打了两个喷嚏。始作俑者立刻在他身后闷声笑了，果然是姬发。

“你去买这个了？”殷郊皱着鼻子掀开，原来是一件旧斗篷。姬发解开绳带要贴过来，殷郊伸手挡着他，拈起斗篷抖了两下，“咱们的钱原来都花在这儿呢。”

“这个点买不到伞，我就找到这一件。”

“买伞做什么？”

姬发指向天，说：“月亮雾蒙蒙的，今晚或者明天，要下雨。”

殷郊顺着望上去，满天都是炸开的烟花，明暗交错，哪分得清谁是星星谁是月亮，忍不住质疑：“你从前怎么没说过这个本事？”

姬发努努嘴，说收过麦子的人都知道。

他言语中不乏卖弄，殷郊懒得搭理他，拢起手不说话了。他们挨在一块儿又看了会，此时焰火已近尾声，没有多少花样，姬发拽着他袖子凑近说：“我们绕去后面看看。”

他们撤出来，走回街头才发现靠后一点的人也都散了，姬发牵着他朝东边的岔路走，路边突然蹦出来一个女孩儿拦住了他们。

“公子，来买最后一瓶织女泪吧！”

殷郊对此心有余悸，要绕开走掉。姬发好奇，弯腰问：“织女泪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织女的眼泪，喝了这个，可以消热清肝；用来洗脸，还能明目养心——”

她还要说下去。姬发盯着她，有些遥远的记忆突然接踵而至，于是握住她手上的小瓶儿打断她，摇了摇，抬头对殷郊说：“咱们买一瓶，下回送给清源真君，让他就着仙丹吃，怎么样？”

殷郊哼了一声。

女孩上下打量他俩，斟酌道：“这个可得抓紧用掉，放久了可就——”

“放久了就变色了，是不是？”姬发从手里拨了几颗铜子给她，“早晨从花瓣上集来的露水，泡过松针和干花，留下气味，时间一长就要变黄了。”

女孩攥着手背到身后，有些惊讶：“你连这个也知道？”

姬发朝后看，眯眼笑道：“我也好奇，原本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你一说，我突然都想起来了。”

女孩捂起嘴笑：“公子，你这个人真奇怪。”

她说完转身要跑，姬发不好抓她，只能伸手拦下来。殷郊垂手立在一边，不动声色，来回打量他们，她顿时有些惶恐：“钱货两清，你给我的钱可不退了。”

姬发摇头：“我是要问你，这么晚了，前面还有什么好玩的？”

“往前走到头有个亭子，挂了许多竹签，大家在那镌字互相换着玩。到了亥时，别的大概都没了。”

姬发松开手，女孩眨眼后退几步，一溜烟儿拐进巷子里，留下他们俩干巴巴立在原地。殷郊碰了他一眼，原本翘着的嘴角半耷下来，立刻转开眼了。

武王挨过来，言语间很是遗憾：“想来人家都在前面传情诉爱，我们就不去了吧。”

殷郊低头拨了下花蕊，说：“也是，明天还有早朝，我们回吧。”

#### 4.

苑里的马练过步子，不像战马横冲直撞，在天街上走得很稳，竟同夜里打更的梆子声应和起来。一路无言，难得有了随行的声响。殷郊在前，几次想慢下来说点什么，但姬发控马紧着他，亦步亦趋，总隔了半身，不给他并行的机会。

临近宫墙，黑紫的天幕下远远隆出一道高耸的影子，王城周边提早宵禁，身前身后，灯火与人烟都渺茫得微不可见。他们放慢走着，这时身后的蹄声一顿，武王调着马头并了上来。

“先前看烟花时，我想到了一件事。”

殷郊想，该来的总要来，他既然记起来了，也不能憋着，因此不语，等他继续说。

“我想民间组织焰火确实是好事，可也有几重弊端。一来纣王苛捐杂税，经年累月，百姓口袋里本来就没几个钱，凑不出什么经看的東西；他们原本只是图个新朝太平的热闹，顾虑太多，又怎么能尽兴？二来民众的安排，我不大放心。祭台两侧都是草木屋子，我绕到台柱下看了，桶箱堆得还算有序，可并无水桶火绳一类的准备，最近的水源也有几里，倘若真的走了水，恐怕来不及从巡防调人，必然损伤惨重。”

殷郊没料到他要说这些，凝神静听，在心里都记住了。姬发停下来匀气，他侧过脸，想看看他还说什么。

“父亲从前常说与民同乐，可西岐终究是个小地方，我同庄稼地里的人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能叫上名字的少说也有百十，同乐何其容易？如今镐京有一道王城的墙，这么高，这么远，谁也见不到谁，又怎样维系民与天？我想，也许应收回一些专管权制，此后的祭日典礼都由宫里统一操办，这样赋税取自民，用于民，还能少生祸患。再者，民制源自君制，由上及下，礼乐相循；诸侯只是封赏差异，与其属民都是大周的臣子，封地离得再远，也要像镐京这样治理辖民。部族并非仅有朝贡勤王的职责，内外一体，才是长久的根本。”

他说完，也觉得不合时宜，先自顾笑了。殷郊从马背上侧身过来环住肩颈，贴着他脸说：“也难怪天下共主是你，什么人能说出来这些话。”

姬发捏捏他，说：“你不问问我怎么想到这些吗？”

殷郊半松开胳膊，不明就里。

“我走到台架下一望，想起有回溜出来看烟花，你差点从祭台边掉下来了。”

这话突如其来，殷郊难得慌张，撤回马背想先走，姬发先他一步拽住缰绳，道：“你跑什么？”

“我想你既然记起来了，不妨留你一人再回味回味……”

“你牵头的事，还落着我孤零零的，我怎么想？”

“姬发、姬发……”殷郊搭着他手背，连音气儿也缠缠绵绵的，“原是我不好……”

武王由着他扣自个儿手心，说：“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，怎么能瞒我这么多年？”

“那时你才到朝歌多久？我们才多大？王孙带着质子私自出来过七夕……”殷郊偷瞥他一眼，又垂下去，“我疑心西岐没有这样的民俗，怕吓到你，想着大一点再告诉你。哪知道后面这年是这样的光景……”

“十五已初通人事，算不上小了，”姬发端详他，“那时候混在男男女女里，我也许早该猜到，只是这些年每每回忆，想的都是幸好当时在台边抓住你了，其他事反倒都模糊了。”

“那时没告诉你，起初每年这一天我都惦记着；后来东征或分或聚，死生难定，我又想也许再没这个必要……”进了王城皋门，墙下蹄声回响，殷郊声音低下去，“怪我，那天约你出来时就该说的。”

“怪不得在宫里你说兴许是我忘了，”姬发牵着他的手往里走，“哪忘得了呢？过去这些事，我总记得最清楚……”

殷郊心里一动，想起他果真把织女泪记得只字不漏，勾起嘴笑了。恰时刚出城门洞，月色蓦然落在他们身上，如云似雾，他抬眼望向姬发，却发现武王脑后那颗月亮竟真像先前说的，笼着纱一般朦胧。

“你看……”

他要朝后指，手腕却撞在姬发肩上，突然间武王夹马起身靠过来，伸手捏住了他的下颌。

“城外人多眼杂，如今是家里，我可不忍了。”

他说着一口亲在鼻尖上，还想要继续往下。远处是巡卫的脚步声，殷郊顿时攥紧了他肩口的衣领。

“姬发！”

“他们不走这边，”武王眉眼间尽是得意，“巡防的夜班都是我亲自排的。”

“举头三尺……”殷郊一时有些语塞，转而气汹汹地说，“还有月亮看着呢！”

“我不让他们看你。”姬发说着抖开兜帽罩住他。眼前骤然又暗了，姬发撑开一角钻进来，很亲昵地蹭过他的嘴唇，一点点含住了。

“我在街上看见你回头……那时候……”对面的话音渐渐同气息黏在一起，他看不见，也听不太清，只有指尖沾到衣物的温度。他们缠住，分不出来谁喘得更凶，姬发总是要逗他，用牙尖来碾他的唇肉。他这几年磨平了脾气，由着姬发满下巴的胡茬在脸上蹭。也不知马走了几步，眼前仿佛腾起雾来，他松开嘴，想再亲亲姬发的鼻子，于是喘着气用舌尖把他顶出去，姬发立刻偏头描了一圈唇珠，扯住，狠狠一吸，他的下唇立刻颤抖起来，抓乱了对面的头发。

马感到动静，停住了。武王托起他的脸，掂了掂，无声笑道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你知不知道自己一千这事就爱闭上眼睛？”

“说得好像你闷在下面看得清一样。”

“我还用得着看吗？”武王抬手撑开斗篷，坐回马背，“你浑身上下我哪儿没见过？你掉根头发我都知道脸上什么样。”

诚然这几年武王纯情少男的光芒早同他的青春年华消散了，这话还是太过露骨，殷郊夹着马肚子跑出远远一截，不想理他了。

姬发不紧不慢跟着，快到马苑时，突然开口：“你私自带我出去过男女情缘的节，知情不告，十几年瞒着我，这是欺君。殷郊，你要拿什么赔呢？”

这时转到门口，殷郊翻身解开缰绳，马摇着尾巴跑进去了。他垂手对姬发说：“我欠你的，林林总总，恐怕这辈子也还不清了，你就先记帐上吧。”

“眼前哪有下辈子的事，”武王也放了马，言语间难掩诧异，“咱们拢共才出去几次，你都学会赊账了。”

“我又不像你，”殷郊从他额心沿着鼻梁朝下一划，“这一路都在花钱，说要下雨，至今也没个影。”

“看见路门后面的台阶了吗？”武王往前一指，“我背着你上去，等到偏门口，保证乌云都蔽月了。”

“好好走上去不行，干嘛背我？”殷郊摸摸他后面，“腰这几天好不容易好点了，不折腾几下你心里难受？”

“久坐成疾，又不是旧伤。”姬发撩起衣摆，让他上来。

殷郊推了一把，嫌弃道：“你起来，别让宫人看见。”

姬发在原地蹲不来他，扭头缓缓说：“刚刚还欠我一笔呢，这会不认账了。”

他很会拿捏殷郊，如蛇打七寸，果然殷郊抵着嘴慢慢挪过来，伏在他肩上，冷笑一声：“你也就这会逞强，可别闪着腰，明早上不来朝了。”

姬发搂着他的腿站起来，腰沉下去，气儿都低了一截：“那我要是真伤着了，你心里难不难受？”

身后没有回应，姬发继续走着，又过了十阶，突然肩上的手环紧了。

“你今天一回来就找地方靠住，我知道你腰还没好……”殷郊贴在他鬓边，“我师傅说，来昆仑求仙问药的不乏兵家，沙场伤筋动骨，他们年纪大了，一身是病。”

姬发听着，他又说：“你现在不珍惜点，等你七老八十，我还是这样，那时候你都认不出我是谁了可怎么办？”

“我也不能老糊涂成这样吧，”姬发停下，掂着他朝自己紧了紧，“太公八十岁不还能蹦能跳吗？”

“太公修过四十年仙法，你怎么跟他比？”

“要这样，可真是天公无眼。既让我遇到你，惦念着，熬过这么些年、七零八落的时候，好不容易好上了，安生日子过不了几天，又要我稀里糊涂地走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这话可一点不假。”他说到这儿，不自觉停住了，殷郊湿热的呼吸落在他耳朵边，一阵一阵，突然有细小的凉意袭来，慢慢滑进衣领里。

“说些玩笑话，你怎么还哭了？”

殷郊没回，松开他，像是举起手。过了一会，道：“下雨了。”

雨滴随着他的话音渐渐多起来，来势汹汹，姬发扣紧他一路跑到偏殿的檐下，才曲腿放他下来。

这时雨已骤然大了，雨水如无数滚珠从檐边砸向白玉砖面，耳畔突然只剩下这磅礴的雨声，视野也渺茫起来，远处的宫阙、楼阁，来时的台阶，都掩盖在了深色水幕中。姬发在原地扶膝喘了会，抬起来头，发现殷郊的脸和发梢都沾了水，眼眶泛红、正瞪着自己。

“咱们的披风呢？”

“哎哟，”他一拍脑袋，“我给搭在马背上了……”

殷郊指着他说不出话来。他赶快走近把这只手揣进怀里，道：“这都多晚了，又没淋到多少。再说都到家门口了，用不着了。”说着便揽住殷郊朝殿门里走。



他这一晚总是如此，殷郊实在忍不住，给了他一脚，武王默默受了，嘴角咧得老高，凑过去又亲了口。

这时宫门外鸣起子时的钟，夹在雨声里，不太真切，内侍伏在门前行礼，偏殿还是走时的模样，他却感觉如同历了一番四季轮回，生出许多不同的心思，伸手牵住了姬发的袖口，说：

“一来一回，我们就算过了两次七夕了。”

## End Notes

- 1.武王或许是天选社畜，因为他登基第二年就病倒了，每天都像Why do you write like you're running out of time，腰肌劳损也很正常。
- 2.姬发和殷郊借花喻人，这个想法源自《悲惨世界》，22岁的学生领袖被杀前，枪手说“我觉得是要枪杀一朵花”，又把枪垂下了。借用在武王身上也许正好。
- 3.七夕当晚，老天听完他俩的恋爱故事，默默哭了。
- 4.总的来说是一篇萌萌的流水账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